

重振技職教育及工作的尊嚴： 桑德爾的改革芻議與啟示

陳閔翔

國立臺北商業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副教授

一、前言

美國哈佛大學政治哲學教授桑德爾（Michael Sandel）在新書《成功的反思》（*The Tyranny of Merit: What's Become of the Common Good*）¹，曾尖銳地指出當前民主社會所崇尚的功績制（meritocracy），是造成貧富對立與社會不平等的元兇。換言之，桑德爾認為資本主義依照「才能 + 努力 = 報酬」的功績思維，讓成功者以為成功是自己應得的——正是這種成功倫理學（success ethic），形成菁英的傲慢——擁有財富的成功者鄙視窮人，後者在全球化市場機制下被認為是不努力的失敗者（Sandel, 2020）。

值得注意的是，《成功的反思》與過去純批評的風格不同，桑德爾在該書最後兩章對於如何重振技職教育及工作的尊嚴提出了他的看法，其核心要旨可歸結為「拆除篩選及競爭機器，尊重工作及勞動價值」：這是一種積極打破社會階級的隱性歧視，期盼藉由工作價值受到尊敬來建立職業平等的公民思想。質言之，功績制鑲嵌文憑主義（credentialism）的優越性，導致人人都想擠進大學，但卻不是為了學術研究、探求知識，而是為了往上爬、希望用這張學歷換取成功。在桑德爾看來，即便讀大學的目的是要翻轉階級也無可厚非，但功績文憑主義的致命缺陷是，把大學變成一種篩選或排名機器，只有高中職學歷的人成了次等公民。這種把人做價值分類的社會是不健康的，勝者為王的功績制腐蝕了民主所需要的共享命運或同舟共濟精神（Sandel, 2020）。

桑德爾對教育功績制的建言頗具啟發性，因為無論國內外，社會大眾都還是有普通大學優於科技大學、高中比高職好的固有偏見，這也是技職教育長期不受重視的根本原因。本文所謂的技職教育包括中等技職教育與高等技職教育，前者屬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後者高等技職教育階段則包括專科學校、技術學院及科技大學（李岳牧、黃郁云，2023）。要之，我國技職教育體系不只指高職，其實還包括國中畢業所銜接的五專、高中職皆可升學管道的四技二專、以及五專或二專畢業的二技等（以上部分學校都還保留進修部）。由此可見，技職教育的問題有其複雜性與多面向，例如五專前三年屬後期中等教育，課程仍受教育部規範，學習內容要與高職做出很大區隔有其難度。

教育哲學可以讓我們釐清問題的本質、思考更清澈，也幫助我們的公共論壇討論與對話更有品質、更有深度。據此，在社群媒體盛行和生成式 AI 發展的新時代，本文嘗試根據桑德爾的改革芻議，希望從理論的角度，提供筆者對技

¹ 該書旨在批判全球資本主義造成新的富人菁英階級，較佳書名是《功績暴政》。不過，《成功的反思》（賴盈滿譯，2021）按內容中譯的書名已廣為人知，故本文沿用之。

職教育的評論見解與建議。

二、桑德爾的改革芻議

桑德爾的建言，主要圍繞在如何減輕功績制的負面效應。功績制有何特徵？功績制本身是一種優缺點並存的體制，一方面它被認為是公平的，乃因為它強調成功來自努力，打破了封建或貴族社會的世襲階級；但另一方面功績制卻造就一批新菁英、並形成獨佔階級（Markovits, 2019）。

就此而言，必須說明的是，桑德爾並非要我們放棄功績制，而是要我們重新思考大學的意義：高等技職教育並不是義務教育，除了追求更高深的專業知識或更高階的精密技術外，舉例而言，科技大學碩博士班的產業及專利研發，是否還有其他重要的價值，如探索興趣、培養問題解決、獨立思考或批判思考的能力（這些抽象素養還可包括溝通表達、道德推理、創新創業等），而不只是為了現實單一的「畢業即就業」的職業導向。

（一）重視技職教育與博雅教育

如何拆卸過度競爭的教育功績制呢？桑德爾主張可從大學招生開始做起，把高中職的學業成績或學習表現僅視為入學的最低門檻，而非必要條件，以便讓大學開放給更多人申請，降低「頂尖＝菁英」的成就偏執連結，指出這點是有意義的，因為這是翻轉技職教育的社會地位的第一步。

在《成功的反思》中，桑德爾提到的改革方案有：大學入學審查資格時減少只考量 SAT（Scholastic Assessment Test，學術評估測驗）成績；刪除校友子女和捐款者優惠的入學名額；給更多弱勢學生名額；用抽籤決定申請者等（Sandel, 2020）。我們應當解讀桑德爾陳述的規範意義，而非爭執這些措施不可行。筆者認為桑德爾的方案有個清楚目標：讓高中職生活正常，不要把寶貴的青春歲月浪費在積點遊戲，學習過程變成增加活動經歷、社團頭銜的軍備競賽。為此，他主張社會應刻意降低或削弱大學的重要性，不要獨厚四年制大學（即普通大學）文憑，破解長春藤名校的迷思。

至於如何重振技職教育呢？桑德爾的具體措施有二：其一，強化公立高等教育的社會責任，包括照顧弱勢或特殊生、平衡城鄉差距等。其二，政府應增加技職教育及職業訓練的經費補助，打破普通大學與科技大學或社區大學在資源與聲望的不平等現況（Sandel, 2020）。可見，桑德爾的改革芻議不是抽象的空中樓閣，而是直指問題的核心，用投入經費與資源的方式來整體提升技職教育的重要性與地位。此外，桑德爾認為應更重視博雅教育。他深刻地觀察到：

焦慮奮鬥與充滿闖關的功績排名，已經導致學生較不接受博雅教育的探索性特質。縮減排序和對聲望的追逐，是抽籤制度的優點而非缺點。……直升機

父母或許就會逐漸消失，這對父母和孩子的情緒健康都有益處。年輕人如果能避免在功績戰場留下傷痕，進入大學就會不那麼熱衷闖關，更能敞開心胸進行個人和知識探索（Sandel, 2020, p.187-188）。

這段話顯示了三項重要的思想意涵：第一，在個人層次，唯有把大學當成自我探索（包括興趣、專業知識或技術等）的地方，學生才有可能接受並欣賞博雅教育那種自由、多元、跨領域或跨學科學習。第二，在心理健康層次，減少對人排序，放棄對學校排名，不但不是壞事，長久下來反而整體社會更健康。第三，在社會文化結構層次，如果教育過程能減少競爭、功利導向以及管理績效的壓力，學生才會更有動機、自主地追求有意義的學習與自我成長，出社會後的終身學習才會落實。

（二）學院外的公民教育：建立工作的尊嚴

在桑德爾看來，光增加經費是不夠的，若要治本他提醒我們還須重建對工作或勞動的基本尊嚴，建立職場尊嚴與勞動尊嚴，讓每個人都可以平等對待不同職業，尊重每一份工作，不會因為薪資高低而有所差別。換言之，宣揚職業平等，除了尊重技職生或技專生外，整個社會恐怕還亟需建立起對水電工、清潔隊員或護士的工作價值的尊重文化。如此，桑德爾強調不只應在校園內實施公民教育，更重要是牆外的公民教育（Sandel, 2020）：

首先，桑德爾相信人是在工作中學習成為公民的，因此職場、工會、各種休閒娛樂（從公園、博物館、大賣場到球場）或公民團體才是我們實際與人互動的場所。培養每個人都能具備道德反思能力，能夠與他人討論公共議題，一起審議、判斷怎樣做才是符合社群共善，這樣的民主公民（democratic citizens）是跨越階級與職業。對桑德爾來說，水電工的民主論述能力並沒有比股票分析師差，我們應該在日常生活中塑造更普遍的公民教育環境。

其次，桑德爾認為勞動的社會貢獻與價值，不能只用薪資或市場價格來衡量，而應根據所服務的目的、道德性與對公民影響力的重要性。桑德爾特別提到，COVID-19 讓我們發現，生活中有很多工作雖然薪資微薄卻對社會貢獻很大且不可或缺，例如修車技師、外送員、居家照護者或護理人員等這類基礎勞動者的工作的重要性。筆者認為桑德爾重談工作尊嚴，企圖掀起一場觀念革命，期望「職業無貴賤」不是口號，職場上應一視同仁不同職位角色，建立法官與書記官、醫師與護士、會計師與記帳士同樣重要的工作平等觀。

最後，是反思教育與工作的關係。一般咸信教育自身有其內在價值或利益，即對「學習」這件事的熱情，倘若只把工作或就業當成教育存在的理由則貶低了教育的價值和意義。根據桑德爾，功績有很多種，去認識和欣賞更廣泛的功績，以適應現代生活的複雜領域和多重身分，學習與他人團隊合作、理性

審議的民主生活方式，這個願景引導我們公民更團結，共享共善價值（Sandel, 2022）。

由是觀之，桑德爾的倡議似乎有更宏觀的目的，不只想修補功績文憑主義所造成的工作尊嚴喪失，更直指全球資本主義的社經不平等。在與法國經濟學者皮凱提（Thomas Piketty）的最新對談，桑德爾再次呼籲，我們應少強調功績競爭、多關注職業尊嚴，肯定每個為經濟與共善做出貢獻的人，包括工作勞動、養育家庭或服務社區者，不論其是否有大學文憑（Piketty & Sandel, 2025）。

三、啟示與建議

作為公民共和主義的當代哲學倡導者（Sandel, 1996），桑德爾始終認為，大學存在的目的在促進非市場的理想與價值，包括真理的追求，道德與公民情感的培養（Sandel, 2005）。如今，教育著重新管理主義的短期效果而導致制度僵化與商品化，只關心學校排名與 KPI，已失去技職教育尤其是高等技職教育的使命與理想。桑德爾的忠告，確實值得我們反覆深思與參照。

最新一期的《中華民國教育年報》資料顯示，中等技職教育的學生人數以商業與管理群最多、電機與電子群次之、餐旅群再次之（張文龍、教育部技職司，2025）。15 個學群底下的每一科都是一個專業，對應高等技職教育在問題層次上又有所不同。故這一節集中學習與工作兩部分，輔以學者的研究成果佐證，歸納桑德爾的教育啟示及筆者的實務建議。

（一）強化職涯探索教育及諮商，生涯規劃向下扎根

李隆盛（2025）最新分析指出，教育世界和工作世界都在推陳出新，學生無論在就業準備或升學預備的進路都需要更及時、有效的諮商，因此美國近年技職教育的改革趨勢之一，是強化聚焦職涯進路的諮商。由於體制與文化差異，美國大約只有三分之一的人讀大學。然而，我國目前幾乎高職或五專畢業都會選擇繼續升學，「惟有讀書高」的士大夫傳統觀念似乎仍普遍存在。筆者深深覺得，華人社會的職業或工作選擇多半受到父母影響，也常有接掌家業的壓力，因此我們的家庭教育及從小學開始的生涯規劃及職業探索教育，就應該讓年輕人獨立思考自己的人生發展與職涯志趣，這類的定向探索包括抽象的生命教育、挫折教育與情緒教育等，以及仔細認識具體職業的工作型態與內容（不只是就業輔導或性向測驗而已），引導與評估性格中是否有創業的冒險特質，透過實習或工讀等不同方式，理解自己個性適合與不適合從事的行業，盡早建立職業圖像與人生方向。制度化包括增加諮商師資、經費和融入課程的體驗時數；並且，不同學科或學門在轉換或銜接上也應更有彈性與開放，落實跨領域多專業的未來趨勢。

根據桑德爾，上大學很勵志，但並非要讀大學才能成功。我們可舉職棒選手、2024 世界棒球 12 強最有價值球員陳傑憲為例，雖然他高中畢業後短暫待過文化大學，然而在確認自己的志向是打棒球後，19 歲先進入業餘的台電隊，最後加盟統一獅，今年 3 月獲球團 10 年的大合約。從結果論，陳傑憲是不需要讀大學的。這不是說大學無用論，而是指生涯規劃向下扎根的必要性與有效性，如果小學或國中即可確認自己喜歡寫程式或建築設計，那麼就可以提早選擇目標、規劃路徑，即便之後志趣不合，也能在試錯經驗過程提早發現。強化不同技職教育階段的職涯探索及諮商，讓每個人都能發揮天賦、適才適所。

（二）鼓勵技職之光，重視職場倫理與工作價值

持續宣導「行行出狀元」的正確認知。教育部舉辦了 20 年的「技職之光」應大幅增加名額，並擴大宣傳、提高其地位與影響力，讓大眾知道我們的高職生與技專生，從家具木工、冷凍空調、廚藝甚至是髮型設計等都在國際技能競賽有很好的成績（教育部，2024）。廖年淼與吳盈瑩（2024）的研究也證實，全國性或國際技能競賽的選手多來自技術型高中與科技大學，因此技職教育應盤點未來 AI 化或高端智慧製造對應之競賽職種，調整參賽順序，群科設置及課程內涵也可參考競賽新職種與時俱進，掌握產業脈動。技職之光只是示例，我們需要全方面、多元化提倡技職教育的途徑、誘因與方法²。

與專業技能同樣重要的是工作態度與職場倫理。近年許多大學透過實習設計或證照的要求已有技職化的趨勢，換言之，普通大學與科技大學的分別愈來愈不明顯。於是，職人精神便成為我們判斷優良、可靠的員工或工作夥伴的關鍵。筆者認為超商店員可作為職人精神的代表。臺灣的便利商店不只是 24 小時營業，店員除了例行的鋪貨、結帳外，因其企業多角化經營，還要幫消費者泡咖啡、集點、影印列印、收送宅配或包裹服務、有些甚至成為社區的關懷據點。因此，重建工作的尊嚴可從基層工作開始，包括提高薪資待遇，合理的工作時數等，讓店員感覺被尊重，社會表達對勞動價值的敬意。

（三）普及化與數位化職業生命故事

承上，技職之光畢竟仍是菁英導向，肯定技職教育的社會價值與尊嚴還需要思想傳播。而普及化「職業無貴賤」與「行行出狀元」觀念更廣泛的方法，是各階段技職學校自己挖掘學生的各種生命故事，尤其是小人物的精彩或奮鬥故事，也就是每個學校應有屬於自己特色的技職之光。這項建議有個基本前提，亦即學校課程創新與轉型，以便吸引並滿足學生的需求，進而有故事題材。以機械群的中等技職教育為例，可將「機械製造」必修科目改為「機械工作法」，強調工具機的實務操作，也可增開同校跨群或同群跨科的跨域整合或多元專精

² 依桑德爾的邏輯，筆者的意思不是鼓勵參加競賽，而是讓技職教育被看見。多元是不獨尊某一競賽，例如全國性比賽，就有教育部主辦的高級中等學校學生技藝競賽，勞動部主辦的全國技能競賽；另有技職盃黑松、高職學生專題製作競賽、技專校院學生實務專題製作競賽等。

的選修實習課，如「工業機器人」，以因應工業 4.0 趨勢（林清南，2023）。

必須注意的是，各校的技職之光不要只表揚傑出校友或優秀學生，而是可以在百工百業中挑選有教育意義、平凡但獨特、值得分享的工作經歷與創業故事，有時創業失敗、轉職或斜桿經驗反而會激勵人心，觸發創新創業的想像與驚奇。職是之故，筆者建議技職學校可善用現在流行的各種數位平臺，透過官方網站跑馬燈、社群媒體例如 Facebook、Instagram 或 YouTube 頻道，以文字敘述、新聞報導、圖卡、短影音、微電影、甚至出版圖文專輯、專書或電子書等不同表達模式與多元管道推播，取代千篇一律的升學紅榜與學校排名。筆者相信，結合職人精神的心路歷程、質性報導或影像畫面的數位傳播——說故事力量更具穿透力，能帶給學生深刻感受，產生真正見賢思齊的效果。

（四）公正轉型及公民素養學習

在實際的教學現場，學生使用 ChatGPT 等數位工具已相當普遍。輝達執行長黃仁勳最近表示，未來的製造業不再是低階勞力，而是需要能與機器人與 AI 協作的技術工人（林士蕙，2025）。根據聯合國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對 2030 教育生態巨變的未來預測，學生端的基本素養至少要學會跨領域與跨文化知能，並有團隊合作、適應力和創新力、終身學習、自主學習等（顏佩如，2024）。

筆者認為面對快速變化的職場環境，特別是邁向 2050 淨零排放目標，有兩項是技職教育必備的學習。一是有公正轉型（Just Transition）的準備知能與素養：技職教育不只要幫助學生找到合宜的工作，更是要使其有不斷適應工作內容及產業變遷的能力。例如對已進入職場的修車技師，不只要維持已有的燃油機電修護知能，還要因應產業淨零的永續發展趨勢，具備修自動車或電動車，甚至計算碳足跡或碳盤查等進階知能。後者的學習已非演講或研習就能補足矣，而是學校能開出系列專業課程；政府提供免費或補助在職進修，避免產業轉型及升級過程造成新的不平等。

沿此，二是具平等理性的公民素養。未來 5 年，能源結構轉型與 AI 所衍生的社會公平正義必然是產業的核心課題。因此從新興的網路言論界限、商業廣告設計、著作權或抄襲等數位法律爭議、人機協作倫理、碳稅或碳權的正當性等，在在都需要各行各業的公民在公共領域中理性討論、對話、相互理解與包容，也需要採納第一線的利害關係人的意見。這個公民參與的集體學習，是形塑永續公民社會的基礎。這也是多年來桑德爾到處演講、不斷提倡公共議題對話與道德思考的重要性——自他上一本暢銷書《錢買不到的東西》（What Money Can't Buy: The Moral Limits of Markets）迄今——即不斷呼籲應從經濟倫理的角度思辨市場的道德限制（Sandel, 2012）。

四、結語

本文從公民政治哲學的觀點來看技職教育的現況與未來發展，桑德爾提供了高度理想性的抱負與建言，但仍有所不足。囿於現代教育制度的學科日益分化，我國技職教育存在著盤根錯節的歷史結構、公民文化與政策思維的不同問題，或許繼續探源人類活動和勞動、受教育和尊嚴工作、公共事務參與和民主生活的關係等議題的演變或脈絡，反省與解方才能夠更全面、更具思辨性。對此，似乎 19 世紀的法國哲學家托克維爾（Alexis de Tocqueville）與 20 世紀的教育家杜威（John Dewey）尚有可借鏡的思想資源。

在《民主在美國》（*Democracy in America*），托克維爾曾指出，進入民主時代，工作或勞動是人生必要的，各種職業無高低之別，只要是正當職業，所有正當的職業都是高尚尊貴的。換句話說，一旦全體公民都覺得工作或勞動是光榮的，從事服務行業的人就不會覺得自己低人一等（Tocqueville, 2010）。托克維爾眼中的美國，即是身分地位平等的民主社會，他雖未直接討論技職教育，但強調實用知識的普及，卻構成技職教育正當性的哲學基礎。

杜威則從解釋生活和教育、勞動和休閒、職業和適應未來等二分層面賦予技職教育廣泛的社會意義。在《民主與教育》（*Democracy and Education*）中，杜威認為，技職教育不應淪為狹隘的職業訓練或就業教育，只學習單純的技能手藝或迎合市場，而應作為民主社會個體發展、公共事務參與、以及養成批判思維的重要路徑。他主張技職教育是總體公民教育的一部分，幫助學生理解工作與社會之間的關係，包括理解經濟意義與公民責任，是通往民主、自我實現的有機過程。杜威反覆提醒，職業教育要培養面對環境變遷的再適應能力，未來的工作者才不至於盲從外在的命運（Dewey, 1980）。

今年是《技術及職業教育法》實施滿十周年，其第三條明確指出技職教育分職業試探教育、準備教育、繼續教育三階段，正好給了我們一個重新檢視臺灣技職教育優劣得失的機會。誠如前述，過往明確的「高職→四技」、「五專→二技」、「高中→大學」的三條路徑如今已逐漸模糊了。由於筆者所服務的學校還有專科部，讓筆者時常接觸 15、16 歲的專一生，現在的學生早熟、資訊更多，但也相對地更焦慮迷惘、更容易躺平。

筆者認為技職教育或大學的發展，除了市場機制外應考量更多因素（蘇永明，2023）。教育不能只看績效、數字，不能把學生當作消費者、商品。教育是一種朝向未來的志業，教育是引導學生發展潛能的過程，教育需要更長遠的規劃與不計成本的投資——教育看的是願景與理念。

綜上所述，美國社會學者 Jonathan B. Mijs（2022）評論《成功的反思》指出，桑德爾對入學制度與工作認可的改革建議，需要有更廣泛的適用性，因此是有

侷限性的。但是從觀念來看，倘若社會能改變「菁英即成功」的偏見，理解全球政經結構不公平的由來，桑德爾的提案仍是相當有建設性的。誠如桑德爾的苦口婆心之言，我們需要找到道德上更健全公共論述的方式，認真對待競逐功績對我們共同生活的腐蝕影響（Sandel, 2020）。

參考文獻

- 李岳牧、黃郁云（2023）。台灣技職教育初探。科際整合月刊，8(6)，8-46。
- 李隆盛（2025）。美國技職教育現況與動向及其對台灣的意涵。台灣教育研究期刊，6(4)，333-358。
- 林士蕙（2025）。ChatGPT 非終點！輝達黃仁勳親談 AI 四階段，贏家全解析。取自 <https://www.gvm.com.tw/article/121114>
- 林清南（2023）。淺論技術型高中 108 課綱機械實施現況與發展。中等教育，74(1)，124-130。
- 張文龍、教育部技職司（2025）。第五章 技術及職業教育。載於周愚文主編，中華民國教育年報（民國一一二年）（頁 219-250）。臺北：國家教育研究院。
- 教育部（2024）。技職風雲榜：第 20 屆技職之光得獎名單公布。取自 <https://me.moe.edu.tw/award>
- 廖年淼、吳盈瑩（2024）。探討影響世界技能競賽績效因素及對臺灣技職教育政策之啟示。教育研究與發展期刊，20(1)，1-30。
- 賴盈滿譯（2021）。成功的反思：混亂世局中，我們必須重新學習的一堂課（Michael J. Sandel 原著，2020 年出版）。臺北：先覺。
- 顏佩如（2024）。OECD「2030 年教育和技能的未來」學生學習與課程設計之研究—因應教育生態變革的全球藍圖。臺灣教育評論月刊，13(7)，148-156。
- 蘇永明（2023）。大學轉型發展之促進—除了市場機制外應有的考量。臺灣教育評論月刊，12(9)，7-11。
- Dewey, J. (1980). *John dewey- The middle works, 1899-1924(9): 1916 democracy and education*. Carbondale: 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

- Markovits, D. (2019). *The meritocracy trap*. New York: Penguin Books.
- Mijs, J. B. (2022). Merit and resentment: How to tackle the tyranny of merit. *Theory and Research in Education*, 20(2), 173-181.
- Piketty, T., & Sandel, M. (2025). *Equality: What it means and why it matters*. New York: Polity Press.
- Sandel, M. (1996). *Democracy's discontent: America in search of a public philosophy*. Cambridge: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Sandel, M. (2005). *Public philosophy: Essays on morality in politic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Sandel, M. (2012). *What money can't buy: The moral limits of markets*.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 Sandel, M. (2020). *The tyranny of merit: What's become of the common good?*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 Sandel, M. (2022). Meritocracy, education, and the civic project: A reply to commentaries on the tyranny of merit. *Theory and Research in Education*, 20(2), 193-199.
- Tocqueville, Alexis de (2010). *Democracy in america: Historical-critical edition of de la démocratie en Amérique*. (J. Schleifer, Trans.). Indianapolis: Liberty Fund.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835 and 1840)

謝誌：感謝兩位匿名審查委員的修正意見。本文為國科會專題計畫《社會轉型中的公共哲學：托克維爾、杜威與桑德爾》（111-2410-H-141-010-MY3）部分研究成果，感謝國科會的補助。

